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大雲山房文稿

(三)

惲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雲山房文稿

(三)

著 敬 惲

國學基本叢書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一

春秋說上

記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鄒氏夾氏。其爲說不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於屬辭窺聖人之意。所謂比事者。舉其略焉。漢唐儒者仍之。至宋則比事之說漸廣。然取其一而遺其二三。取其二三而遺其千百。故聖人之意。未能觀其備。以折衷之。本朝儒者。乃條春秋之文。十百系焉。於是聖人之意。可以事推。可以文合。敬以其法讀春秋。推之合之。得數條列之如左。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於鄆。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三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所書鄭事如此。中間桓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八年齊殺子亶立子儀。皆不書。莊十四年鄭殺子儀納突。亦不書。若是者何哉。蓋寤生之爲惡也。非一日矣。至繻葛之戰。拒敗王師。人人之所得誅也。其時天王旣無再舉之師。諸侯亦無勤王之議。此非惟齊宋魯東大諸侯皆與寤生交也。蓋出於祭仲之謀焉。旣戰之後。即使勞王。

勞王者。有以賄王也。問左右者。有以賄左右也。古者謂遺曰問。王不可言問。故言勞也。以伐鄭始。以賄終。賄王事未必濟。賄左右則事必濟。於是寤生之罪。可以不討。寤生之國。可以不夷。而寤生之爵。可以不削矣。故卒葬如諸侯之書。雖然。突之書名。忽之書名。何也。其時寤生不能有所達於王。且以爲不必達焉。是故忽之爲世子。未嘗命於王之朝。突之爲公子。亦未嘗達名於王之朝。鄭突書突。忽書鄭忽而已。雖然。突書鄭伯。何也。其時忽在位三月。未及請命可知。突以爭國歸。其速請命亦可知。盟武父。會曹。必已命也。書曰鄭伯。書曰鄭伯突。尊王命也。雖然。忽之書鄭世子。何也。其時忽在衛。突已受命爲君。忽之告周也。必以嫡正居長爭國。而自引爲世子。周之報之也。既不能奪突之爵以與忽。又不能抑忽之長以從突。亦必以嫡正居長。稱之爲世子。文告之往來。傳之於天下。藏之於諸侯。三年於茲矣。於其歸也。書之曰鄭世子。亦尊王命也。夫如是。則鄭之受命於王。爲鄭之君者。突一人而已。忽不得而干之。子亹。子儀。豈得而干之哉。夫突。出奔者也。出奔則絕爲君。突入櫟者也。櫟亦鄭也。入櫟則不絕爲君。突不絕爲君。彼忽與子亹。子儀之君鄭者。王不得而命之矣。國無二君之義也。是故三人之立與弑。皆不書。亦尊王命也。至遇於垂之鄭伯。先儒以爲子儀。豈有是哉。觀與齊陳睦。則亦突而已。今夫寤生之大逆。其子孫皆宜誅者也。乃既赦其身。復扶樹其子孫。且舍長立幼。以亂其國。周之政刑。可謂愼矣。然而失政刑者。天下之共主也。天下不得不奉其所失之政刑。失政刑因以失名號者。共主之朝典也。史官不得不書其名號。一以見權必統於一。

而不可妄干。一以見名必從其正，而不可苟假。一以見事必傳其實，而不可曲沒。且由是推之以寤生及忽與突之敗，常亂俗如是，而必乞靈於天子之名號，以令其衆，則主名號者不可輕以寤生及忽與突之乘強肆悍如是，而終不能藉天子之名號，以蓋其惡，則受名號者不可恃。夫如是，則朱子門人所列不書姓、不書官、不書爵，以爲誅絕之例者，豈聖人之意哉？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於戚。冬十月，葬衛靈公。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續經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觀於續經。如經書會衛侯亦輒也。其書衛世子衛侯，皆王命也。蒯聵命於出奔之前，輒命於既立之後也。此之謂慎名。

春秋說下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書姜氏，蒙上之辭也。夫人享齊侯，一如齊師。一會齊侯，三皆書姜氏，知此文不書，非貶也。書於葬後者，已至魯而復孫也。先儒以爲留齊未歸，則宜書於喪至之前矣。不書復絕之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僖元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姜。喪至不書姜者，齊桓公討之，絕其屬籍，故不

得稱姜。由齊之辭也。葬書姜者。魯人請之。由魯之辭也。夫文姜哀姜之惡。至矣。爲薨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之。而其事瞭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雖然。自三傳言之。文姜哀姜之淫之弑。可擢髮而數之也。不自三傳言之。則春秋所書曰薨曰孫而已。文姜哀姜之淫之弑。不可擢髮而數之也。聖人之經。欲以傳信於後世。而爲不盡之辭。曰可推而知。則推而得者有之。推而失者亦有之。推之而得其全者有之。推之而得其半者亦有之矣。聖人之經。夫豈若是。蓋古者史官之掌。凡朝廷記載之詳。與國文告之繁。王朝典章之備。皆萃於史官。如三傳所言。其時故府之牘。必且有十倍之數。十倍之者。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也。然或以年積而放時。或以事櫟而舛錯。是非乖違。名實紊亂。皆由於此。春秋其綱也。聖人取其有關於治亂者。筆之。無當於褒貶者。削之。由是魯史之放失者。可求。魯史之舛錯者。可正。討論之於前。垂著之於後。而是非大明。名實大著。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儒乃求之瑣屑之間。隘矣。是故春秋者。魯史之會要也。魯史者。春秋之實錄也。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成而魯史亡。其不亡者。附于三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抑更有可証之於經者。僖六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宣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二十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變。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寧喜。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驪。夫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字，其正也。有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者，山殺魚石，亡宋無蕩族也。襄二十年，晉人殺欒盈，出亡非大夫也。莊二十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不爲大夫也。皆顯然者也。莊二十六年，書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洩冶、卻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蓋無君命也。君名其臣，臣不得名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箕鄭父皆童之殺，必假君命以赴也。慶虎、慶寅，君討始殺之也。文八年，書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書司馬者，死司馬之節也。書司城者，致司城之節也。其不名，亦無君命也。是數條者，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見。不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不見。聖人豈爲不盡。

之辭哉。而惜乎三傳所紀。或無傳。或有傳。而妄設例焉。是故古之春秋。無待於三傳。而自明。今之春秋。有待於三傳。而反晦。知此者。可以讀春秋。

讀大學

自陽明先生極推古本大學。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先生有功于遺經矣。而其釋格物也。曰去欲。如宗門所謂不著一物而已。其釋致知也。曰良知。如宗門所謂自性起念而已。聖人之學。夫豈若是哉。今之學者。多不從其說。聰明之士。千枝萬條。互相剖辨。而言格物致知也。大旨皆以朱子之言爲宗。雖然。朱子以爲有闕文而補之。此則未厭後人之意者也。夫大學之條理。燦然者也。曰誠意。曰正心。修身。曰修身齊家。曰齊家治國。曰治國平天下。皆一一釋之。而格物致知。獨無所釋者。何哉。蓋致知者。不可釋者也。夫所謂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是也。所謂格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是也。知者。知此也。致知者。致此知也。而何以知。何以致。大學無一辭焉。卽要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哉。蓋知者。至廣極大。析精剖微。不可端倪者也。所入之途。千百焉。所出之途。亦千百焉。大小相乘。緩急相引。若以繩尺加之。必有閉焉窒焉者矣。必有強智以愚。強愚以智。而不相及者矣。是故致知者。任人之用力而已。其所以用力者。雖聖人不能與乎人也是故致知者。不可釋者也。致知不可釋。而格物必舉其事焉。是以大學反覆天下國家身心意相因之實。相待之要。而一以知本要其至。於是天下之人之知。皆渙然怡然于聖人之途軌。

而智者不至于歧。愚者不至于罔。高者不至于碩。虛卑者不至于閔。實矣。蓋聖人之于致知也。不如儒者之與之。桔亦不如異端之決其邪。

讀大學二

夫知之體何如哉。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七情發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而輔其情之發。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實其知者也。情未發之時。其知先耀。情既息之後。其知尙淳。而能皆退聽焉。是故知者。周乎內外始終者也。異端見之。卽以之爲心。聖人者。知爲心之一端而已。而其用足以舉心之內外始終。故以致知爲入聖之本。夫知之用何如哉。咸之九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者。思慮之道也。憧憧往來者。非思慮之道也。孔子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知乎此。則非思慮之道息矣。復釋之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乎此。則思慮之道行矣。義止矣。無以復加矣。然而孔子繼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是者。何如哉。蓋屈伸之道。有有心者焉。尺蠖是矣。君子之精義入神如之。心至則氣動。其知以力進也。有無心者焉。龍蛇是矣。君子之利用安身如之。氣息則用神。其知不以力進也。於是孔子又繼之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是者何如哉。蓋

以力進之知。與不以力進之知。顯與晦交焉。動與靜守焉。其積之久也。不推所以神。而能窮神。不求所以化。而能知化。此非力之所能致也。乃德之盛而已。窮神知化。卽精義入神之至也。德之盛。卽利用安身之至也。此知之用之極也。夫有心而知進。朱子致知之言。已不能盡矣。況無心而知亦進。又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曰。致知者。不可釋者也。知乎此。則大學如中庸。一以慎獨爲始事。而誠意又推本致知。其次第均無可疑焉。

讀孟子一

真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此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命。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使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旁燭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思。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下。

讀孟子二

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上智如顏子下愚如哀公教之未有以異也然皆入道之門徑而已非以爲卽道也故復要之曰下學而上達若是則於道豈有不至者邪孟子之教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敬少嘗疑焉陸子耳自聰目自明之言不有相若者乎陽明先生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之言不有相若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孔子之教如彼孟子之教如此是首變孔子篤篤謹慎之尺度以趨簡易使後儒之異說得託之皆由於孟子而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勝究者也既而思之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且時至戰國人益夸誕巧強不可控抑其視孔子博文約禮之教必以爲卑陋迂小而不爲故孟子就其心之所達可以導之於聖賢者而示之使之心明意豁翻然有以自悔然後可以反循孔子之教非謂爲學之道可不從博文約禮入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儒謂陸子及陽明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盡力附會之亦蔽之甚者已

說仙一

龍以肉飛。信之乎。曰。信之。禽以翼飛。魚以鬣飛。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冲舉。何不信之。與有。龍大函天地。細若蠶蠋。信之乎。曰。信之。布穀爲鷦。鷦復爲布穀。雉爲蜃。爵爲蛤。蜃育爲蟬。竹爲蛇。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幻化。何不信之。與有。有朝夕爲壽夭者。蜉蝣是也。有三十日爲壽夭者。蟬是也。有三年爲壽夭者。爵是也。有三十年爲壽夭者。馬是也。有百二十年爲壽夭者。人是也。有千百年爲壽夭者。虎象是也。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長生。何不信之。與有。管子曰。人水也。夫水之行。皆火也。水火相守。而物生焉。水之需爲肉。其堅爲骨。而火運焉。火之明爲知。其炎爲運動。而水養焉。物之生也。氣與形二者而已矣。形九而氣一者。爲土石。形七而氣三者。爲草木。形五而氣五者。爲人與獸。形氣等。故能行。形四而氣六者。爲魚。形三而氣七者。爲禽。氣勝形。故能飛。形一而氣九者。爲龍。故能藏。能見。能高能下。夫仙純氣也。故列子御風而行。氣能化形。故噓爲風雨。晝爲江河。氣能固形。故高爲星辰。堅爲金石。然必有不附形而立者。而氣始純。其諸爲至人真人化人之極歟。

說仙二

夫不附形而立者。其始皆附於形者也。今夫火滅燎而滅之。火之形亡矣。而熱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今夫水隙地而灌之。水之形亡矣。而濕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火與水。其形也。熱與濕。其氣也。今夫人其形渺然者也。而其氣則薄萬物焉。橫古今焉。通物我。貫幽明焉。何也。百夫之長。其氣甞於百夫合。

百夫之氣也。千乘之相。其氣阨於千乘。合千乘之氣也。觀鬪獸者。其氣充。觀舞禽者。其氣豫。靈蠢不能聞也。癰可潰之以樹。疾可洩之以草。動植不能間也。祭祀而享吐焉。卜筮而從違焉。微顯不能隔也。若是則合之於天地。充之於古今。豈以大小遠近爲疆域哉。若是則不附形而立者。何哉。與天地準。則與天地闔闢。與古今齊。則與古今流行而已矣。是故理大物博。莫不尊親。此其上也。一行之極。通於神明。此其次也。形蛻矣。其氣皆不息者也。又其次。則行有大小。而氣亦有遠近焉。形蛻矣。其氣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方士之術。氣未充則積之。氣未永則守之。其形不可委也。於是芝菌導引行焉。充矣。永矣。夫然後可委而去之。其氣亦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所謂刼也。夫冤之氣不散則存。剛戾之氣不散則存。取精多用。物宏之氣不散則存。皆鬼也。陰類也。仙則陽類也。方士之術。養形以制氣。得氣以變形。攝陰於陽者也。陰者尙存。而況於陽哉。此蓋不附形而立之一術而已。非至人真人化人之極也。

說仙三

至於附形而立者。亦各有其等焉。邵子曰。百二十年者。常數也。不及者。皆傷也。然則聖賢有傷焉者乎。曰。傷之於天者。上古之稟厚。中古之稟漸薄也。傷之於人者。衆人傷於縱己。聖人傷於拯人也。其不傷者。雖衆人亦及數焉。能養則逾之倍之。惟其力之所至。雖然。有以養得者。卽有以不養得者。其骨肉必強固其

知其運動必和而勁。寶掌禪師李百八等是也。此天與之也。殊氣也。若是者。長年而已。委形之後。有道則合陽而亦爲仙。無道則合陰而遂爲鬼。氣盛則爲鬼者。近於仙。氣衰則爲仙者。近於鬼。因絕則爲鬼。爲仙之氣。其終皆合於太虛。因不絕則爲仙。爲鬼之氣。其變復歸於萬物。天地自然。無足怪也。若方士之術。則以養得之者也。其書多度詞。多歧旨。芝菌一術也。而以爲麟焉。以爲鳳焉。道引一術也。而以爲龍焉。以爲虎焉。白石之說。累變而益陋。黃庭之說。屢遷而益誣。其上者。卻疾延年而已。其下者。且益其疾。促其年。不可救也。惟有道之士。不藉其術以治氣。而假其術以留形。既得其術以留形。遂卽其形以治氣。是爲方士之至道極功。而於仙可漸而至焉。然而知之者。蓋亦廬矣。世之爲其術者。或附之於天。或附之於日月。或附之於易。或附之於莊列。或附之於釋氏。各有得以眩世之人。皆讐言耳。君子慎毋爲所惑焉。嘉慶十年十二月甲寅。與建平龔西原說仙。因識之。

釋舜

說文舛部。舜。草也。楚謂之菑。秦謂之蔓。蔓地連華。象形。從舛亦聲。按鄭風顏如舜華。此舜是也。說文草部。薜。木莖也。朝華暮落。从草舜聲。按月令木莖榮。此薜是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薜也。其舜之非薜奈何。薜之榮如戎葵。近萼黑。遠萼者。微有光曜而已。以擬女之顏。詩之比物。豈若是歟。舜之身。蔓地。步以百計焉。舜之榮。連華英。以億計焉。紅而暈。暈而善惑焉。故曰。顏如舜華。是故鄭風之舜。菑也。蔓也。月

令之薜木董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薜非月令之薜也。雖然詩之傳固辨於草木者也。其傳鄭風曰薜木董何歟。按爾雅椶木董。椶木董郭注別二名。夫爾雅之別名蓋有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此別菟絲也。一物也。茅苕馬舄馬舄車前此別車前也。一物也。皆重文言之。椶椶無重文。韞天雞韞天雞之類耳。二物也。則未知薜之木董爲椶歟。椶歟。則未知薜之木董爲椶歟。椶歟。古者白爲椶。爾雅椶枹是也。赤爲椶。爾雅椶枹是也。薜白身其椶歟。薜赤身其椶歟。是故鄭風傳之言木董爲薜言之也。椶木董也。其薜與薜之皆爲木董奈何。葉董也。身木也。皆爲釋草奈何。爾雅于木之小而弱弱而灌生者草之薜與薜皆小也。皆弱也。皆灌生也。後之釋者以爾雅木董爲一物。於是椶椶混焉。以月令之木董釋鄭風之木董。於是薜薜混焉。薜薜混而薜之名不立矣。薜之名不立於是蔓地連華之薜遂以椶河柳當之。夫椶在釋木非小而弱弱而灌生者也。郭注赤莖小楊卽赤楊也。高至尋丈焉。豈蔓地連華者哉。

嘉慶十六年。偕子寬自都還江南。見蔓地連華者。問之土人。曰日及華也。江南名河柳。蓋木董華名日及。椶椶通焉。河柳則誤名也。其誤名者。日及在江北。皆蔓地連花。至江南有尋丈者焉。卽赤楊也。故牽連及之耳。十八年十二月。在吳城作此釋正焉。

釋苕

爾雅。苡。蚺。郭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云。華紫綠色。羅云。華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數說皆是也。以名荊葵。故北方名江西。賴。蒿也。唐十道志。江南西道。北盡鄂岳。南極涪黔。皆荊境也。以紫色紫綠色。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故南方名藍菊。藍言色。菊言形也。然則以爲似葵者。何歟。古者。茹末大曰葵。說文。葵。菜也。爾雅。蓂。莧。葵。片。楚葵。終葵。繁露。皆葵類也。其華之名葵者。莆戎葵是也。郭云。今蜀葵也。華如木堇。華。夫戎葵如木堇。與苡懸甚矣。以爲似葵者。何歟。蓋華如木堇。而五色者。曰蜀葵。華如木堇而黃者。曰秋葵。即黃蜀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五寸。莖及丈者。曰黃葵。衛足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一寸。莖餘尺者。曰荊葵。即苡也。似葵者。似黃葵。非似蜀葵也。然則以爲蚺者。何歟。其莢廣。其萼簇。如聚蛾子焉。故曰蚺也。古今注。以蜀葵混荊葵。後人求所謂蚺而不得。遂以紫荊爲蚺。謬矣。

釋鴈鳩

鴈鳩。鴈鳩也。鳴鳩。鴈鳩。鴈鳩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紵焉。如鴈。其鳴多聲。聲二十四轉。故曰鳴鳩。黃鸝十二轉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鳴鳩之詩。大矣哉。戴勝。戴勝也。大如鴿。長喙。赤黑雜羽。而有白文。其勝在首。度周尺尺有畸。兩銳而中梢。如五木。亦赤黑而白文。古者。力所能勝曰任。任者。任其所能勝也。故所任之物。名之曰勝。戴勝。戴勝所任。戴勝。戴勝所勝也。西王母戴勝。而處西極之地。其國俗以戴任爲業耳。豈有仙人之說哉。後之言

勝者。至以飾其首。非初義矣。

釋螻蛄

螻蛄草居。非蟬也。而似蟬。蟬皆木居也。螻蛄大如幺貝。身羽足深綠色。羣族菅茅中。四月應陰氣。千百相和而鳴。其聲喧沈。留耳中啾啾然。故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尙猶在耳。螻蛄鳴兮啾啾。爾雅截茅蜩注。江東呼茅截。此螻蛄也。知螻蛄之爲茅蜩。而後爾雅釋蜩可別焉。蜩螬螻蛄註。卽蜩螬也。一名螻蛄。此景純之誤也。疏方言。蜩螬。齊謂之蜩螬。楚謂之螻蛄。此子雲之誤也。蜩螬木居。似馬蜩而差小。黑黃色。其鳴自呼曰蜩螬。夏蟬也。非螻蛄也。蜩寒蟬注。寒蜩也。亦木居。似蜩螬而復小。黑黃色。其聲鏘鏘。如舞鏘。如鈴。故曰。蜩非螻蛄也。蜩蜻蜻注。方言。有文者謂之蜩。亦木居。似蜩而尤小。青赤色。其聲札札。如繅。如丁甯。故曰。蜩非螻蛄也。後人以蜩爲螻蛄。以蜩爲蜩。亦謂之螻蛄。轉而相淆。豈有旣耶。蜩蜩。秋蟬也。蜩蜩。蜩蜩。蜩蜩。皆夏蟬也。自其蛻言之曰蟬。自其鳴言之曰蜩。自其采言之曰蜩。具五色也。自其蜩言之曰唐。首正偃也。自其大言之曰馬。馬蜀胡。皆大也。螻之義如蜩。

大過說

大過。陽過也。四陽居二陰之中。曰大過。九四棟隆上比五。故隆也。象傳不撓乎下。言比乎上也。九三棟撓下比二。故撓也。象傳不可以有輔言。二不能輔也。凡卦皆以二五爲位。觀全卦之德。此卦陽之過在中。故